



洛阳桥里的乡愁

□尹 画

抵达泉州时已经黄昏。吃过晚饭,我们便开车去了洛阳桥。

泉州洛阳桥,与潮州广济桥、河北赵州桥、北京卢沟桥,并列为古代四大桥。去年,我曾于晚间时分去过潮州广济桥,灯光璀璨,人来人往,古老与时尚在韩江上交相辉映。我想,夜晚的洛阳桥大抵也是这般热闹吧?却不料,整条洛阳桥黑黢黢一片,既没有华丽的灯光,亦没有几个游人,只有微弱的月光和隐约的路灯,照着这座落寞而孤独的千年古桥,仿佛像被人类遗忘了。

心中不免有些落差,忍不住和同行的朋友抱怨。朋友倒挺释然,他说保持这样原汁原味的古朴不好吗?古桥在古不在灯。被他一点拨,心立时静了。既来之,则安之,同样一件事,转换个看待的角度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

洛阳桥下,是一片浅浅的滩涂,停歇着一些小木舟,这里种植了很多牡蛎,牡蛎使桥基和桥墩石之间胶结牢固,也因此“牡蛎固桥”成为洛阳桥的一大特色。桥边,矗立着一具巨大的石像,是北宋名臣蔡襄的石像。洛阳桥,正是蔡公主政泉州时修建的,而牡蛎固桥即为蔡公的灵感。《宋史·蔡襄传》中记载:“襄立石为梁,其长三百六十丈,种蛎于础以为固,至今赖焉。”

洛阳桥建在泉州,为何不叫泉州桥而要以中原洛阳之名来命名呢?原来,这是一座满载乡愁的桥。西晋末年,中原人为逃避战乱,纷纷外迁,部分迁移到了福建,成为当地第一批的客家先民。“客居”异地,思乡情切,他们坚持说家乡话,吃家乡菜,更以家乡的地名来命名新住之地,以示对家乡的怀念。他们觉得泉州流入海的一条江很像家乡洛阳城里的河流,于是将这条江取名为洛阳江。而之后建造在洛阳江边的跨海大桥,自然就被叫成了洛阳桥。

在洛阳桥上漫步时,我想起余光中的诗歌《洛阳桥》:“刺桐花开了多少个春天/东西塔对望究竟多少年/多少人走过了洛阳桥/多少船驶出了泉州湾/现在轮到我去走上桥来/从桥头的古榕步向北岸/从蔡公祠步向蔡公石像/一脚踏上了北宋年间……”

余光中祖籍泉州永春,在诗里他回忆了几时六岁那年,父亲和母亲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过洛阳桥。一别泉州几十年,当他于八十多岁的高龄重回故里,重新踏上洛阳桥,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千零六十步/叠叠重重/想叠上母亲、父亲的脚印/叠上泉州人千年的登音/但桥上的七亭九塔,桥下的石墩,墩上累累的牡蛎/怎认得我呢,一个浪子/少小离家,回首已鬓苍……”这是余光中写下的第一首关于泉州的诗篇,近乡情怯的深情融于字里行间。

我们都知道余光中写过一篇著名的诗歌《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还有他的《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乡愁四韵的梦乡/乡愁四韵的梦乡/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给我一张海棠红啊海棠红/血一样的海棠红/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在《洛阳桥》里,我同样读出了他的乡愁。他思念儿时泉州的刺桐花,洛阳桥,思念携手同行的父亲、母亲,由思乡、思亲最后引申到思念祖国的拳拳情愫,乡愁是诗人对故土最挚爱的情感反映,乡愁也是余光中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标签。也因此,余光中被誉为“乡愁诗人”,赢得无数读者的心灵共鸣。

一张邮票,一座古桥,一瓢长江水……余光中的诗歌,用词浅白,内容写实,避开了很多诗歌中那种锤字炼句的刻意和晦涩,将抽象的乡愁具体化,反而赋予了诗歌厚重而深沉的内涵,以恬淡而纯净的美学风格直抵人心,浓缩在这些意象里面的是记忆深处也抹不去的绵绵思念。严羽曾在《沧浪诗话·诗辩》说过:“大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意思是写诗需要别样的才能,和学问的多少没有关系;写诗需要别样的意趣,和抽象的说理没有关系。我想,这就是“妙手偶得”之诗歌的魅力吧,言有尽而意无穷。

父亲的骄傲

□戴 平

最近两个月内,父亲三次住院。到了这个年龄,看来与疾病为伍也是常态,好在父亲的身体基础条件尚可,一次次以良好的状态战胜病魔,很有一种类似披挂上阵的战士冲锋陷阵后凯旋的感觉。按现在这种越战越勇,屡战屡胜的趋势,成为百岁老人应不在话下。

每当有人问他最值得的骄傲事有哪些,他总是连连摆手说:“不多,不多,要说值得骄傲也就是教了一辈子的书。”的确,父亲常说他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教书。当了一生的教书匠好似还没过瘾,年过八十了,只要有找上门来的学子求教,他就兴奋不已,将我家的客厅当教室,以他自诩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津津有味地开讲起来,那兴致盎然的样子就好像回到了讲台,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当年。

父亲教过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英语。虽然他自己初中没毕业,竟然成功地送过三届的高中。

其实,最令他骄傲的应是做了一个专业的英语老师。

说到父亲的英语,真可谓大器晚成。他四十岁时,因为英语老师奇缺,县教育局动员年轻在职教师报名参加地委组织的为时半年的英语突击培训班,听说因没人响应仍有名额空缺,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他竟兴冲冲地找到教育助理史求给予推荐报名,助理也乐见其成帮教育局完成任务,结果父亲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一名英语培训班的高龄学员。结业回校后从全能教师华丽变为专业的英语老师。

我猜想他在那半年的学生生涯中肯定出了不少洋相。句型词型的变换,时态语态的转换,主动被动的变化等等。年轻时的我们都费了好多脑筋,他一个门外汉是怎样熬过来的,还熬出了个合格教师,真是难以想象。碰巧的是曾经教过他的左老师5年后竟是我的老师,左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用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大龄培训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精神来励志鞭策我们,后来我向左老师进一步询问佐证,原来那个高龄培训生就是我父亲。

无论何时何人,只要说到英语,父亲就会兴奋异常,眉飞色舞,显得尤为骄傲自豪。他的确有骄傲和自豪的本钱,英语成就了他,让他由一个普通教师成为一个誉满乡梓的名师,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走的是野路子,水平不高办法多,课堂上生动活泼,善用比喻,为了便于学生理解地记牢知识点,他总结出规律,形成公式,编成顺口溜,化难为易,让很多怕学英语的学生喜欢上了英语。那些曾经的学生,而今的成功人士专程来看望他的还真不少,绝大多数表敬意的意思几乎相同“好在您教的英语让我得了高分才改变了我的生涯”。这些满是谢意的话他很受用,每每陶醉其中。

有付出,就有收获。记得那时每到寒暑假,家里坐满了来自四里八乡慕名而来的学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那时都是义务辅导,尽管如此,他乐此不疲,认真之极,废寝忘食,历来都摆出一副不让你学懂学通誓不休的架势。

他的英语也成就了我。他斗志昂扬地成为英语教师后,我就被迫成了他的业余学生。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教我学英语,忙了一天农活的我再也没有安稳歇脚的夜晚。半年后,我这样一个面向黄土背朝天劳动了6年的农村青年重新捧起书本,走上讲台,成为英语代课教师。一年后的1980年,我凭借着英语优势,通过高考,跨入大学之门,成为英语专业的一员,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这又为父亲因英语为傲的资本添上浓重的一笔。这个成功的案例经验他顺延子孙辈,退休后,他致力于孙子孙女的陪读,在灯光下,向他们灌输他的英语知识,让他们都考上大学,从事较好的工作,也就成了他在老同事面前再度骄傲和炫耀的资本。

而他现在骄傲就是一次次战胜病魔,屹立不倒。我们都为之骄傲。

与张謇共甘苦患难的吴寄尘(二)

□朱 江



吴寄尘的哥哥吴季农早在吴寄尘13岁游学前就投身商海,“及季农随太夫人弟兰荪公业商于通沪,家道始渐兴”。吴季农投奔的是继母的弟弟林兰荪。林兰荪,名世鑫,号兰荪,早年经商,后来为海门籍的土布商人沈敬夫所赏识,被聘请在上海经营关庄布业务。因此吴季农的职业生涯也与棉纱业联系起来。1898年,通海沙布同业公会沙布公所成立。沙布公所采用董事制,各庄的庄客,均为董事,不限名额,沙布捐客仅限8名。刘一山为第一任主任董事,吴季农继刘一山之后出任第二任主任董事。1920年11月,吴季农与穆藕初、穆籽斋、陈子馨等发起成立上海华商棉业公会,担任副董;同时也是位于上海爱多亚路97号的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发起人之一。吴季农于1921年11月10日去世,通崇海花业公所、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理事会、上海华商棉业公会、上海华商棉业交易所经纪人公会、通海花业公所、沙布公所联合,于12月4日在上海小南门救火联合会开追悼会。由此可见吴季农在上海和通海地区棉纱业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和重要的地位。

初到上海的吴寄尘,除了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吴季农的提携,还得到舅舅林兰荪的帮助。1896年,林兰荪被张謇聘为大生纱厂驻沪机构,即大生上海公所的负责人(坐号)。1897年,大生上海公所改名大生沪帐房。1907年,大生纱厂召

开第一届股东大会,鉴于沪帐房工作的重要与任务的繁重,改其名为大生驻沪事务所,并取得与会计、考工、营业、庶务等四所同等的地位,林兰荪担任所长。因为林兰荪和吴季农的缘故,吴寄尘在上海主要从事棉纱行当。凭着特有的敏锐,吴寄尘很快展示出商业方面的才能。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通海地区的土布(沙布)在东三省销路不畅。土布是通海地区重要的外销商品,关系到棉花种植、棉纱生产、土布纺织,也涉及关庄布商人的切身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吴寄尘认为其中必有原因,曾在《丹徒吴寄尘上通州商会张叔俨先生书(为请派东三省调查事)》里写道:“风闻近有外人仿织土布,由大连湾进口,分运兜售。我布税重费多,难与争利。”针对沙布公会就是否派员赴土布集散地营口调查的争议,吴寄尘认为造成目前局面的原因到底何在,是否存在外人倾销,土布是否适合市场,如何解纾困境,“皆未经调查不能道其确实,且外人既能仿制,边城远处,难保不有华商串同,冒我土布各牌兜售”,“处商战之世,智虑稍疏即落人后”。吴寄尘建议通州商会派出“学识兼到,商情练达之员”到营口、奉天、辽阳、锦州等地切实调查,“条列原因,共筹除弊改良维持之策”。这是初入棉纱业的吴寄尘交出的一份答卷,条分缕析,有理有据。

如果说关于东三省调查土布情况的建议,反映出敏锐应对时局的话,那么吴寄尘在粤路股东共济会中的表现,则展现出组织和社交能力。粤汉铁路于甲午战争后筹建,几经曲折。1905年11月,张之洞召集粤、湘、鄂绅商代表在武昌召开粤汉路筹办会议,议决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1906年2月,清政府允诺粤路依法发归商

办。5月,商办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成立。1909年统计,粤路公司股金基本来自广东省内各善堂、旅港粤商和旅沪粤商。上海粤路股东成立粤路股东共济会,目的“为粤路股东保存利益,取同舟共济之意。以激励公司恢复股价,保全成本,振作前途为宗旨”。1908年12月20日,粤路股东共济会500余人集会上海张园,研究二期股银截收问题,吴寄尘被推为临时议长。吴寄尘又被推举为代表,赴广东粤路公司董事局交涉,“所草请愿书,文理密察,为时传诵”。1909年3月19日,吴寄尘与董事局议定,“各善堂、行商各举查账员,凭票复选正四人,副六人,稽查一切款目”。粤路公司总理梁诚辞职后,在选举新总理的问题上,吴寄尘也是作为上海方面的代表,参与协商。粤路上海股东,除了粤籍,还有其他省籍,因此协调起来难度更大,吴寄尘能得到普遍信任,实在难得。1907年1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桐真从广州致上海道台瑞澂并转张謇、郑孝胥和汤蛰仙等人的信里,讲述粤路集股的纷争(该信由大生沪帐房全文录底),说明张謇知晓粤路集股的原委,甚至是参与其中。

吴寄尘的才能,也得到刘厚生的赏识。刘厚生,名垣,张謇密友何嗣焜之婿。对于刘厚生与张謇的关系,张孝若是如是评述:“刘先生才识优长,品格最高洁,我父遇到大事,或疑难之事,得其一言,无不立决。民国后我父凡到政治舞台,彼必偕出相助,极讲骨气,有远识,是我父生平最愛重的一人。”“厚生以先生才略,时时诵于南通张謇翁。”1912年,林兰荪去世前,张謇征求林兰荪意见,林兰荪推荐吴寄尘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张謇采纳了林兰荪的建议,绝对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桦林鹿影 冒小平摄

我家东边

□孙同林

我家东边是一条小河,小河上有个小码头通向河东大路。

当年父亲在小码头上种了一棵树,父亲叫它紫树,我以为也可能叫梓树,或者子树,邻里间谁家孩子结婚,就会到这棵树上取一段木头,用到床上,叫做装“子樨”。父亲将紫树栽在房屋东首,有紫气东来的意思。

做农活的人常从小码头上走过。中午,人们扛着农具,途经我家门口,父亲在家的時候,会站在门口喊:来抽袋烟呗。

那人回道:不了,回去吃了下午还要下地呢。

是歪稻子呀?

是咧。

话音未落,人已走远。

黄昏,我坐在门口的饭桌上,一边吃晚饭一边等我的玩伴们。父亲吃好,坐在饭桌旁边咕噜咕噜地吸水烟,有邻居坐在饭桌旁跟父亲拉家常,谈农事。

这时候,村里的路,全是土路,我家这条路也不例外。下雨天,屋檐上的水汇聚在一起,淌过门前,流到东边的小码头上,过往的人,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水,裤腿上,甩起的泥点糊了一层。小孩子爬着过码头是常有的事。有时候,雨下得疾,小河里的水排不及,小码头被淹没到水下,过往的人得脱了鞋,涉水过码头。

这种时候,村里人很少出门,我家的门前常常是寂静的。只有小码头上哗啦啦的流水声。紫树渐渐长高,雨点打在紫树阔大的叶片上,噼啪噼啪地响。

终于放晴,小码头又露出水面来,太阳把路面晒干,晒得发烫,用不了多久,路面便浮起一层虚土,行人走过,便是一片飞扬的尘土。

那年,村里拉来成堆的砂子,铺到路面上,人们把这叫砂石路。村里,家家出脚路都铺成了砂石的路面,我家东边的小码头也得到加固增高,骑摩托车的人可以直接冲过码头,进入大路。又是下雨天。雨点打在紫树上,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噼里啪啦地响。只是出门的人再不用担心了。雨水顺着砂石路

面流走,或渗入地下,踩上去,不会粘两脚泥巴,也不会脚下打滑,跌倒在路上滚一身泥,摩托车照常开。不想,那天,一个小伙子得意过了头,他在骑摩托车过码头时还在听耳机,结果摔了个跟头,飞出栽到码头南边的小河里,被芦苇柴根截得头破血流,幸而车子被紫树挂住了。人们说,要不是这棵紫树,摩托车砸到人身上,那是必死无疑。因此,紫树成了一棵救命树。

2010年,村里搞“户户通”工程,砂石路改修水泥路。因为我家这条住宅线比较偏僻,一直没有列入修路计划,大伙儿沉不住气了,便商量着自己出资修路。正当大伙筹划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是要在这里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我家就在高速线上。大伙儿以为只是说说而已,以前也传过此类消息,到头来却没有下文。不料,这次是真的。2015年,海启高速动工,我们这条线上的几户人家都在拆迁之列,全部搬迁至居民小区。

可巧的是,我家的东边还是一条小河。老家的那棵紫树已经大了,无法移到新地方,我想办法从它的根部剥离出一棵小苗,栽到小河边,算是带来了老家的风水。

在小河的东边,是一条5米宽的水泥路,那是村道,也是我们的出脚路。水泥路上南来北往行人不断,原来的摩托车多换成了小轿车。因我家靠近路边,成为人们时常聚集的地方,大伙儿常常聚在我家东边的空地上,掰着指头算日子,算生活,算年纪,算现在村子里的车辆,从东头到西头,从南庄到北庄,谁家是一辆大众,谁家是一辆别克,谁家是一辆北京现代,谁家好像是一辆广州本田,谁家新买了一辆奥迪、宝马……一圈算下来,不足二百户人家的老村子,竟然拥有一百多辆小车。这些车平时多不在家,到了周末便热闹起来,红的,白的,黑的,灰的,等等,小车一路开进村,又一路开到家门口。

车过我家旁边,时常会停一下,开车人将窗玻璃拉下来,跟或坐或站在场院里的老人打招呼。

一转眼又是几年过去,小河边上的那棵